

見聞錄

儲安平主編 第五卷



THE OBSERVER

第六十期

專論
美國援華問題的估量
西蔴商務考察團之謎
中國在十字街頭
長指甲裏藏著什麼？
讀書的自由
生活與文化
大局外弛內張
北方大局識小錄
觀察讀者投寄
倫敦泰晤士報
新政治家
劉緒貽
楊慶堃
李有義
潘光旦

外論選譯
論蘇聯對中國的展望
烽火邊沿的清華園

在戰爭烈焰直向南燒的時候，當局最焦灼彷徨的一個謎語是美國會不會改變它年來不冷不熱的政策，轉而大舉援華，把現政府從這千鈞一髮的危機裏拯救出來？在此文執筆的時候，美京最高警局對這問題還是商而未決，縱使會商的結果，有了重要的新方策，也許還要等待明年八十一屆國會重開，才可以作最後決定，在那時候以前，美當局對其內定方針，不能作很明朗的表示。作者對這未有答案的謎語，並無新消息足以提供，但想就大家已經知道的幾件顯明事實，對這問題做個估量。

我們第一點似乎可以假定的，就是美政府對中國現局的確非常憂慮關懷，因此可以進一步假定美政府的確有大量援國抗共的心衷。東北慘敗，華北勢窘，京滬瀕危，長江賜促，華南不安，這局面對於美國抗蘇的前途，沒有好處，這是誰也看得出的，美國當局人員自是不能例外。向來阻撓大量援華的馬廻，至此也不能不在白宮加緊密商，煩搔白髮。素來主張大景援國抗共的幾位國會議員，像周以德等，此時更大聲疾呼，鼓動民意，向政府施壓力。在美國輿界一向是反共的中堅的營斯Henry Luce，前幾天又在他的具有廣大的宣傳力量的生活畫刊，發表社論，重彈舊調，要美國人想一想中國國民政府萬一給共產黨打垮了，中國將會變成什麼樣子，美國利益將會感受什麼威脅。此外還有克拉克將軍來華一類的傳說，都襯托出美國當局各級人員的關懷中國局面，和想設法援一下手。就連英政府對於美國關切華局，也感不安，特在美方舉棋未定之時，發出警告，說如果美國決定大量援華，結果必致減弱歐洲對抗蘇俄的力量，言下頗有美國即將大量援華的恐慌。

所以美國之有援國抗共意向，似乎是一個正確的假定。事實上，美國日下已在進行援助當中，四萬萬美元的款項、軍械、物資，和軍訓人員，都是這意向的表現。問題是這種行動對美國有大量援助的心衷，跟着的問題是美當局會不會心有餘而力不足？

美國援華問題的估量

楊慶堃

到此文執筆時，美國對抗蘇聯的策略仍是『着重歐洲，數行亞洲』。這策略是根據幾種基本打算而產生的？中國共軍的勝利，會不會改變這些基本打算？就作者的理解，美國對蘇之所以着重歐洲，以歐洲作決勝場所，第一個原因是歐洲在軍事形勢的扼要。美國萬一對蘇開戰，進攻蘇俄心臟區域距離最短的基地，還是歐洲。蘇俄東部的工業，近年來雖有了長足的進展，然而蘇俄的人口集中地，政治的重心，和農工業生產的最重要地區，還是在烏拉山脈以西。美國如果要進攻烏克蘭和莫斯科等地區和城市，距離最短的陸空基地還是現在接受美援的西歐各國。反過來說，如果從遠東經西伯利亞而去進攻烏拉山脈以西的心臟區域，不獨空間的距離大為延長，而且必定面臨許多其他軍事上的困難。西歐各國，尤其是英國的良好空軍基地，如果因為美援不足而失掉，以政美國軍事勢力全部被排出歐洲以外，則美蘇糾紛一旦要訴諸武力，美蘇軍事處境必陷於萬困困難。

其次，歐洲已經有了現代化的工業基礎，可以做對蘇戰鬥的軍事生產根基。美衆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勃魯姆十一月廿六日在美京對報界談話時，說西歐各國擁有全球工業潛力百分之五十，因而主張美國今後還是集中力量援歐。勃氏以衆院外委會主席的重要地位，並且於參與白宮連日對中國問題密商之後，來發表這意見，至為重要。現代戰爭的決勝因素，是工業生產力量。歐洲工業雖有一部份受這次大戰的破壞，但祇要美國援軍的幫助，便可以恢復生產。反觀中國，本來就沒有現代工業的根基，若要把它造成對抗蘇聯的基地，就要替中國建立一套規模宏大的現代工業。這事功的浩大，非美國所能及，更不是比較援助歐洲更經濟的辦法。有人或者會說，在華援國抗共，用不着另起爐灶的去替中國建立現代工業基礎，但是我們不能忘記，若是去掉了對抗蘇聯這最後目標，美國不會考慮大量援華這問題。

和工業基礎相關的問題，是抗蘇主力國家內部，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沒有穩定的社會經濟秩序，萬一對蘇動起兵戎，後方局勢就難以駕馭。西歐現在雖然還是面臨着很大的社會經濟危機，法國尤其是這樣，但是協助原本具有現代經濟基礎的西歐去維持社會經濟秩序，總是比較容易。反觀中國，政治社會和經濟都在過渡期中，無一不是百孔千瘡，若靠外力來圖迅速恢復秩序，建立穩定的戰時後方基礎，就算可能，它的耗費也必比歐洲大得多。操執世界經濟牛耳的美國人，絕不致連道這簡單的算盤都打不清。

再次就是西歐各國的政府和中國政府的比較了。這一點是十分顯然，毋需多說了。西歐各國政府都比中國清廉，辦起事來有條理，有效率，美國花錢資助它們去做一件事，可以把握做得成。中國呢？別人縱然給了錢，資助政府去做一件事，結果成績在那裏？錢是流到了什麼地方去了？自從抗戰時期直到現在，美國撥給中國幾十億元的各類資助之後，美國朝野人士不斷在追究這問題。美國以往往『着重歐洲，數行亞洲』，這是一個主因。今後呢？主張大量援華的人士，恐怕還是無力

改變這個邏輯，使美國人相信美元拿到中國之後，不再會大飽私囊，徒供浪費，東北戰役和改革幣制失敗之後，尤其如此。在美國支持大量援華主張的人士，大概是運用兩種詞令：第一是中國政府之腐敗無能，主因是在經濟困難，而經濟困難的一個根源又是美國病癥是貧乏，所以對症下藥就應該增加美援。如果要以中國政治清明，作大量援助的先決條件，就等於叫病人先恢復健康，然後給他藥吃。但到那時，藥是毋需的了。」辯題反面的幾個人差不多齊口合聲的說，周氏能夠提出什麼事實去保證美援增加之後，中國政府一定能夠賢明地運用它，來穩定經濟和政治局面？此外，第二種詞令就是拿赤色的恐怖，去叫美國人考慮萬一中國共產黨勝利的後果。美國一部份人士自然萬分害怕這後果，但他們要問，假若再拿大注金錢，來防範這後果，是否確有把握，是否確比集中力量援歐更為機智？

三

上面是就軍事策略、經濟基礎、和反共政府的效率，來推論美國一向『着重歐洲，敷衍亞洲』的理由。然而美國並非因此就把中國一筆勾銷，完全撇下不管。美國既然要管，以往因何不採取歐亞並重的政策，以援歐等量的財物來援助中國政府，這複雜的問題包含許多可能的答案，但其中一個重要而大家週知的因素，是美國荷包有限，故不能不集中有限的財力，去做援歐這最重的一件事，對於被認為次要的中國，祇好敷衍應付。美國這次大戰對盟國的經濟負擔，已大到很足驚人，戰後這幾年規模宏大的國際救濟事業，接着增加美國人民的經濟重荷；至今年，祇是援助西歐經濟復興計劃這一批六億元款子，若就六千萬有職業的美國人去平攤，每人即要攤派約八十六元，此外再加上援助世界其他各地的巨款，加上國內中央和地方行政費用的浩大開銷，令到美國人民現在的稅項負擔，已突破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的紀錄。如把所得稅，營業稅，公司稅，財產稅，和許多省份的消費稅等等一併算起來，今年入息在五千元以下的美國人，平均每四元的收入當中，要納一元給政府去支撑國內國外的局面。美國人對這沉重的扣子，早已發出許多憤慨的呼籲。減輕人民稅項負擔，是這一屆大選中民主共和兩黨都爭先恐後的大題目。選舉之後，杜魯門的蟬聯政府和新國會最大的頭痛，也是如何編整捐稅，以應付來年國內外的浩大需求的問題。

在這財政負担的沉重壓力下，要想美國大大的增加援華規模，不是一件易事。僅就目前的四萬萬元援華的款而論，每一個有職業的美國人已經要攤派六元六角。此款以後如果要作點滴的增加，美國人當然不致抱怨不起，但點滴的增加不能夠改變目前吃不飽餓不死的美援局面。如果要大量的增加，增加到和美國援歐數目相接近的規模，實行起

歐亞並重的政策，這一來，美國人明年對國外的捐稅負擔也許就不祇比現在援歐數目加倍，因為明年援歐款項大概要超過今年的數目。美國人到底出得起多少錢，這是很难猜得透的謎語。在戰爭時期，美國人可以挖破了荷包，負擔驚人鉅額的捐稅和公債。但大多數美國人還未肯把目前的歐亞形勢看作美國直接參加的戰爭局面。若把現局仍然看作和平時期，那末，美國人現在的捐稅和公債（一九四六年是二千二百九十七億）負擔一面是打破美國歷史的和平時期紀錄，一面是已經接近飽和點。本年十一月美國一部份物價指數已開始下降，就表示出美國人今後經濟收入的趨勢，最多能夠維持現水準，只有減少，不致增加。美國人在和平時期的捐稅和公債負擔能力，是跟着人民入息水準而轉移的。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如想大大的增加援華款項，則惟有減削援歐的規模。但美國人又肯這樣子做呢？從美國對蘇的軍事策略，從反共國家的工業基礎和政治效率這幾方面看，美國似乎不致改變着重歐洲的政策。從經濟方面看，美國似乎做不到歐亞並重。如果真正大量援華，要替中國解決內戰和金融問題，並且在中國建立起有效的抗蘇力量，結果必致改變着重歐洲政策，而且這注賭博的輸贏，美國人還未表示信心。希望美國人大掏腰包來挽救反共危機的人士，這段話是一盆冷水。但事實上，中國目前的危急局面並未能改變這些觀形勢。京滬和華北吃緊的消息，可能衝動一下許多美國人士的情緒，但到了明年正月國會重開的時候，外交和軍事委員會坐下來認真考慮對蘇策略，和財政委員會開始細細的打算盤的時候，這點衝動的情感也許會冷落下去。然而這不是說，美國將會把中國方面的反共戰事，完全撇下不理。為了盡力壓縮蘇方勢力範圍，為了號召各國擁護美方的營壘，美國對於熱衷反共的中國政府，不能不加以援手。但這援手還是敷衍。現在援華的四萬萬美元用完了之後，美國大概會續借，而且或會多加幾萬萬元，這都是可能的。但若以為中國局面危急，美國將因而以接近援歐的規模去大量援華，這種假定至少沒有現存事實作根據。

最後，美國下一步的對華打擊，會不會包括直接軍事行動，如派兵來華正式參戰，或派軍官直接指揮中國軍隊對共軍戰鬥，或派兵替政府保衛長江和華南幾個重要的城市？照作者意見，這問題比較簡單。美國這一類的軍事行動足以直接催促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美國顯然還沒有認為目前已是大戰發端的時機，或認為對蘇局勢已到了非戰不可的最後關頭。杜魯門目前對蘇策略，顯是一面結納盟邦，建立陣營，一面拖延僵局，爭取上風。西歐聯盟的部署和柏林僵局之沒有新結論，都表露出這策略的運用。在這種場合裏，美國斷不至於在華作未成熟的冒險舉動。就算美國此時不避對蘇一戰，如果將雙方直接衝突的序幕在中國拉開，會影響到美國以歐洲為決勝場所的基本策略，因為美國的軍事力量一部份也許從此役中國的泥淖吸住，不能隨時機動地集中到歐洲去。

西藏商務考察團之謎

李有義

十一月三十日

西藏的彷徨

在這漫天烽火籠罩之下，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遙遠的邊疆，但當我們看大字標題看來得心煩了時，也不妨讀一點邊疆的報道來換換心情，何況這些遙遠的邊疆亦是我們的國

土，它們的動向未嘗不會影響到我們整個國家的命運。
我們這裏要向大家報道的是中國西南角的西藏，這個四面為雪山圍繞起來的國土，一直和外界隔絕，他們仍然過着中世紀或者更古老一點的社會生活。當世界的人們為民主而流血時，他們仍然滿足地維持着他們封建的神權政體。這個落後了一千多年的政體

，假定沒有外力的干涉仍然會繼續維持下去，西藏人仍然相信達賴喇嘛是菩薩的化身，當你向他們解釋什麼是民主時，他會笑笑向你說，民主也好，君主也好，反正都是人要統治人，我們却是受着神的統治，神總該比人好些吧！民主政治既然好，為什麼世界上會產生這麼許多的戰爭呢？以上這段話是作者在藏時親自聽到西藏人講的，這些話代表西藏一般人的看法，所以我們可以說沒有外力的干涉，這個古老的政體是不致很快發生動搖的。

西藏人雖然和外界儘量保持隔離，却沒有阻止了他們對外界的興趣，他們對外界的興趣仍然是想保持他們的孤立，在過去三十多年中他們一直在均衡勢力下過生活，一邊抓住了英國，一邊對中國却也沒有放了手，當那一邊要使勁拉她時，她就會向另一邊倒，結果是任何一邊亦沒有拉住她。印度的獨立對她是個威脅。她想印度獨立後這個已往利用慣了的均勢就沒有了。她深恐在一陣風暴之下，她就被捲入漩渦，這個小小的神國亦就難得存在了。

當第二次大戰結束以後，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亦隨着結束了。西藏人看清了英國已經倒下去，她已不是世界上的一等強國了，雖然臨去的英人仍然向她秋波頻送，但在西藏人眼光中看來已經不中用，她再難利用她來抵制另一方了。而獨立後的印度又是一團糟：印回的殘殺，把個好好的國家分成了巴基斯坦和印度斯坦，他們自顧都還不暇，那裏會有餘力來管西藏呢！因此內藏人對印度是失望了。

假如戰後的中國是和平統一的話，那也就沒有問題了，她們只希望中央不干預他們的內政，對他們也就夠了。至於名義上仍由中央統治他們是不大在乎的。他們希望的是：隔離和孤立，並不希望真正的成為一個獨立國。他們根本不想參與任何世界政治活動。可是戰後的中國偏倒起了內戰的烽火，西藏人看來也失望了，他們不再是失望，更有幾分懼怕，他們兄弟之國外的覆亡給他們一個深刻的教訓，他們只知道只要一朝捲入一個大亂，一切就更無存了。

在這萬念俱灰之下，他們看中了美國，他們曉得美國是目前世界上一等強國，對西藏亦沒有直接利害關係。因此他們決心和美國拉一下。他們希望藉美國的庇護可以保持他們的獨立。在幾番商討後，西藏決定派遣一個商務考察團出國考察。西藏為不傷舊情人的面子，把中英兩國都列在欽定區域之內，實際她的志中人却是只有美

以上的印度羅比，那就很難找到一個承認人。這次商務考察團既然要走遍全球，需要的經費當然很多，而且更需要相當的美匯，這個問題在西藏本身是無法解決的，西藏政府除了存着一點金珠寶之外根本沒有外匯資產，所以他們為籌措外匯也很費了一番心思。最後他們決定運一部現金銀到印度，希望從印度國家銀行得到一筆外匯，此外他們希望中央政府能有一點補助。

其次我們當略述這次考察團的人選問題。當西藏政府決定派遣商務考察團後，就有一般想發財的藏官們來競選這個缺。他們拚命的向攝政及噶倫（大臣）們送禮，他們知道只要能被派出，考察的結果如何不必去管它，至少每人可以大大的撈一筆。但藏政府對這次人選問題却十分慎重，他們沒有選上那些賂賄最高的，而派定了幾個攝政最親信的人。我們茲將全部考察團員名單錄於下面。

一、團長，夏古巴，現任「孜本」兼鈔票局副總裁，係攝政之親屬為攝政最信賴之人物。

二、祕書，則康堪穹，係僧官，曾任帕里稅官，為團長夏古巴之弟，亦為攝政最信賴之人物。

三、財務，邦達昌，原係一康商漢名羅紹庭，現任卓木商務總管，為西藏最富家族之一，亦為該團惟一懂國際貿易之人物。

四、翻譯，索康代本，現任藏軍團長，係大臣索康汪清之弟，亦為攝政所信任，粗通英語。

以上四名團員中除財務邦達昌一人外，均是攝政最親信的人物，亦是西藏政府中目前最有勢力的一派。邦達昌雖然不是親信，因他在內地和印度都住過很多年，多年來縱着西藏的進出口貿易，資力既雄厚，經驗亦豐富，同時亦是惟一私人有外匯的，他們不得不倚重他來解決他們的外匯問題。

商務考察團一行抵達印度之後，藏政府為之經給中央上了一個公事，說明他們要赴英美考察，希望中央協助。他們的目的是：探討中央對此舉的態度，以及作以後與中央和助外匯的準備。中央除來電歡迎考察團一行早來的京之外，毫無其他準備，中央把他們看的太簡單了。

考察團之抵京及出國

放效團一行於去年十月底離拉薩，帶着三百多駁現銀，多半是袁大頭（約值二百萬印盾），十一月下旬抵達印度北境的印林堡，在這裏稍息後即過（加爾各答，英印當局對他們展開了熱烈的招待。我們駐加坡的新領館亦想和他們聯絡，他們總是避不見面，最後總算是應了總領事的一次宴請。詢他們的計劃時他們一是俱密不言，不得領事莫明其妙。十二月中他們一行又到新德里去了。從旁得到的消息知，他們仍是在為護照及外匯問題努力。他們想，如果遇兩項問題在印度能解決的，就可以不必先到南京去了。但交涉似乎不太順利，印度銀行的美匯亦很枯竭，他們雖然帶着大批現銀，印度銀行亦無法大量供應他們美匯，究竟他們是否從印度銀行中得到了大筆錢，至今仍是一個謎。我們曉得他們曾在加爾各答以大銀向黑市搜購美匯，如此即令印度銀行給了他們一點美匯，數目亦不會太多。不然他們決不會求之於黑市的。護照問題則好像沒有進展，於是他們在今年一月中，在中央專就邀請之下，乘機飛到南京。南京之行是在他們計劃中的，所以他們一到南京後即開始活動，他們對付中央是有經驗的，只要對幾位菩薩似的要員們送點禮，輸輸誠，事情沒有辦不成的。果然，經他們這麼一活動，出國

間貿易撥匯款項都是由藏商及尼泊爾商人私下撥劃，數目並不能太大，如果一次要十萬

第二個問題是外匯。西藏雖然有它獨立的幣制，但因一向和外界隔離，在金融上沒有和任何外國發生過連繫。甚至連和它關係最密切的印度也沒有法定的匯率。平常藏印

可以成功。

事就大有眉目了。中央事先亦知道他們的計劃，曾經勸他們打消出國之議，假定非出去不可的話，最好還是拿着中央的護照。西藏代表一面很恭順的聽着中央的指示，一面却在背後展開了激烈的活動。他們私下和英美大使接洽，請求美方簽證他們的護照。美大使館為這事請示他們的國務院，國務院也許看上了西藏對他們將來有用處吧，回電准許了，但必須在中國以外的口岸方可照辦。美大使館將這辦法秘密的通知了西藏代表，並且建議他們到香港。只要他們一到香港，那邊的美領事立刻可給他們簽證護照，機位船票都可代辦。可憐我們的中央到這時還在五里霧中，以為西藏代表在南京住一下，無法出國後，就要捲起紗蓋回去了，想不到人家事已辦妥了。我們總以為中央耳目靈通，這些情報一定早就知道了，想不到等西藏代表抵達美國後，方大驚失色，一面向美政府抗議，一面罵這些西藏代表們可惡。但「既成事實」是達成了，西藏人拿着西藏護照亦可以旅行全世界了，再抗議亦難以挽回這個「既成事實」，今後任何國家都可援美國的例子，簽證西藏護照。西藏獨立的活動第一步是成功了。

其次我們還得略述他們如何敲了中央一筆外匯竹槆，也許是讀者樂於知道的。在他們簽證問題解決後，他們就向中央表示，這回是不愁出國了，不過希望中央給他們一筆

讀書的自由

三三九

半年多以前我寫過一篇『救救圖書』的短稿，為坊間行將『還魂』的大批書籍呼籲。呼籲的效果如何，我不知。但轉眼一想，即使有些效果，又怎麼樣？當代的人根本沒有讀書的自由，留下書來，也無非束諸高閣，最好也不過為『藏而典藏而已』。有人說過，天下的圖書館，十之八九是『藏書樓』，十之一二是『經閣』。這話很對，因為在讀書不自由的情況之下，少數人儘管藏，少數人儘管尊，絕大多數的人，包括藏的與尊的人在內，也包括以讀書為業務的青年在內，不感興趣，不來問津。

不過我們先得把題目的意思弄清楚。一兩天以前，和一位朋友閒話，朋友說起，某一個都市經某方攻佔以後，某國的外僑向本國政府報告，說是情形還不錯，不錯就是『對』，那外僑似乎用了一個『對』字，意思是說，——這是朋友自己的注腳了——外僑們還可以『自由行動』。我趕快插嘴說，該是行動自由，不是自由行動罷。這位朋友和其它一二參加閒話的人都首肯的笑了。行動自由與自由行動很有幾分不同，我想誰都瞭解，用不着解釋。好比戀愛。自由與自由戀愛也有很大的分別而不須解釋一樣。如今閱讀自由與自由閱讀之間也有類似的情形。其實所謂自由這個，自由那個的『自由』並不是我們所瞭解而能接受的『自由』：自由行動可以包括殺人放火，『自由戀愛』意在廢止婚姻制度，『自由思想』志在排斥所有的宗教信仰，至少一部分自由思想者是如此，因為；那就成為自放，自肆了；自放自肆的人與完全不放不肆的人是同樣的不自由的。

自由是禁忌的反面。爭取自由等於排除禁忌。對於生活的其它方面的禁忌，我們是知道得比較清楚的，對於讀書的禁忌，一則大概因為愛好而能夠讀書的人究屬少數，再則即在能夠讀書的人也未必真有多讀的毅力與機會，我們却不甚理會，在大家忙於衣食奔走的今日，自更無暇理會了。一切禁忌，包括讀書的禁忌在內，又有外饑與內發的兩個來源，大抵對於外饑的來源，我們在這叫喊民主的時代，是理會得比較清楚的，至於

進出口許可證，以便從中國輸出一些貨物到西藏去，以及從外國買點東西來。中央以為他們真的要回家了，當然樂得答應他們的要求，於是給了他們一大批生絲出口證。出口證拿到手後，他們立刻乘機赴香港，很快的護照亦簽好了，生絲出口證則售給了一個印度進口商，他們得到了一筆不算小的外匯。中央雖然沒有直接給他們外匯，但這個外匯竹槆終於是被敲上了。

西藏代表一行在勝利的微笑之下，別了香港，乘着汎美航空機經日本、臺灣、香港而抵達美國。他們已經不是中國人了，雖然美國答覆中國的抗議是他們決不和西藏代表談政治問題，但談不談誰又知道呢？

我們這裏不恨西藏代表們想出國，不平的是美國為什麼給他們簽護照。美國不是九國公約的支持者，要維護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嗎？為什麼在此時扎我們一刀呢？這裏使我們很難相信美國沒有帝國主義的行徑。

這篇文字，讀者見面時，大約西藏國務代表團已經安返西藏了。後來報紙上還偶然有西藏的消息，立法院為西藏代表出國事會提出質問，且指責了西藏的行動，他們亦還大談西藏是如何的歸順中央，我們對這些情形除了嘆口氣外，實在沒有可說的了。

內發的來源，我們却又不大理會，以至於全不理會，即使真指出來，怕也還有人否認。其實這內外之路的禁忌，我們從『禁忌』一名詞裏就可以分別出來。

『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禁忌只是一個範例，『看官休忘』的一切限制，初不問這限制的由來。但若我們稍加留意，可知『是之謂也』，『是之謂也』的。禁的所以為外饑也是比較容易解釋的。『入國言『不』』，『不言』，『不』，『不』，『不』，『不』的。出入之類的禁，很清楚的是由外而來的。『禁』字的下半部是『示』字，無論是上帝的啓示，官廳的告示，總是外來的。『忌』字却不然，它的下半部是『心』字，上半部是『己』字，已字可能只代表了忘字的意義，也可能左右的假借，而又只给了忘字的意義，那就等於說，忘者，我心之所忘耳。其實要準與內發的一層心思，下半部的心字已經是足夠了，初不必問上半部『己』字的原流。從社會與文化的立場看，一切忌諱也未嘗不可以說是外饑的，一切行為上的限制，最初可能都是『禁』，日久才得『成自然的變而為忌』，換言之，起初是人不容許你做，後來你也自然而然的不做，以至於覺得不應當做了。但從生理與心理的立場看，至多有一部分的限制，首先可能是『禁忌』；有一類行為，你做了之後，或做過之後，也許妨礙了你自己的健康，或至少會教你感覺到不舒服，不自在，而別人既同是人也，也往往有同似的感覺，日久經過一番社會化與形式化之後，就成為『禁』了。兩方面大概都有話可說。但無論如何，一種行為的限制，要成為『忌』，總得先經過你內心的接受，方才有效，才有限制的力量，而這種效力才能維持得比較長久，初不論這接受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

讀書的不自由，一部分是由於外來的禁止，另一部分却是由於內發的忌諱。外來的限制或禁止是最明顯的，可以無庸多說。圖書的缺乏，藏書的過少的限於某一專門，某一方面，書報的寫作、印刷、與流通受到阻礙等等，不論是由於不可抗御的情勢，或由於人為的因素，有如社會的風尚或政府的命令，都是外來的。書報郵電的檢查當然是屬

於這一類，在讀者是被剝奪了『閱讀自由』，在檢查者却取得了『自由閱讀』的機會，可以作些威福。上文說到閱讀自由與自由閱讀的爲截然兩事，這便是很好的一個例子了。有少數人可以自由閱讀，便有多數人不能閱讀自由。

不過更嚴重的問題是內發的以制或忌諱。惟其是內發，所以表面看來不像限制，不成其爲限制；惟其不像，所以不受人理會，惟其不受人理會，問題就更見得嚴重了。我近年來因爲職務上的關係，與圖書出納的接觸較多，對於青年人讀書的習慣，也就多得了幾分瞭解。我發見他們的忌諱是不一而足的。歸納起來，這忌諱大都跳不出三個範疇，一是新舊之間，二是中西之間，三是左右之間。

青年人愛讀新書，不愛讀舊書，愛讀洋裝白話文之書，而不愛讀線裝文言文之書，愛好討論現實問題與宣傳當代思想的書，而不愛讀關於人格修養、文化演變、比較通盤而基本的書——是誰都知道的。但爲甚麼有些愛與不愛，有此愛憎，說法就不同了。普通的說法總是從興趣出發，說青年對前者有興趣，而對後者沒有興趣，青年自己的答覆也復如此。其實這只是一種冠冕的說法。試究其實，則所謂興趣的後面，必有一番成見，而成見一深，對所愛悅的便成迷信，對所憎惡的便成忌諱，所迷信的趨之唯恐不速，所忌諱的避之若將浼焉。從社會的立場說，這種愛憎當然也有其來歷，就是『現代化』或『進步』的要求，但青年既接受了這種要求，並且拳服膺於此種要求，此種要求的見諸意向行事，便成爲內發的，成爲成見的一種表示，而其對於『不現代化』『不進步』的一路事物的不表示，以至於反表示，也未嘗不是一種表示，那就是有所忌諱的表示了。

中西之間我們所看到的成見大致與此相同，但比較的複雜。大體上是對『西』是積極的信賴，對『中』是消極的心緒。凡世人一般的態度如此，讀書時的態度尤其如此。不過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這便是中西之間比新舊之間更爲複雜之所在了。一是讀書人對於所謂『西』的成見，是不一致的。甲有甲的西，乙有乙的西。所謂西，本身原不是一件單純的東西，英美是西，蘇俄也是西。一個人究竟接受那一個西，就要看他過去的訓練與平時的接觸了。不過訓練與接觸，如果太片面，或太不經心，太無抉擇，結果也就成成見，一則已經對本經由接觸的事物的態度便成忌諱。二是精通西文的人畢竟不多；讀書的人雖多，請舶來之書，却大都不能讀原本，只好讀譯本，原本與譯本，可能

英報論中



中國在十字街頭

Crossroads in China The Times
(London) Nov. 8, 1948

瀋陽的失守表明了中國戰爭進入十字街頭。六個月的

制着中國最富的礦產和工業原料。他們可能缺乏足夠的技術去充分開發。東北想恢復日本佔領期間的生產力還要有相當長的時間，因爲蘇俄曾搬走了該地的工廠和設備。即使如此，東北給中共一個可靠的基地，有着豐富的資源，可以用來進攻國軍在華北和華中的據點。

中共勢力的逐漸擴張不能用蘇聯的干涉來解釋的。除了允許中共利用日本留下的軍備外，並沒有證據可以說蘇聯回共軍佔領的區域是失敗了。軍事和經濟的力量原來是國優於共，現在却相反了。中共在東北已經站穩，控

一個圖書館都具備，但譯本往往摺皺爛熱，而原本可以幾年無人過問。這不用說，讀者表面上閱讀的是『中』，實際上欣賞與嚮往的還是『西』。

左右之間所表現的愛憎也是一樣的，不過因爲目前國際與國內的冷戰熱戰特別劇烈，此種愛憎，或信賴與忌諱，而表現的範圍與程度似乎是遠在新舊之間與中西之間之上。近年來此種範圍之廣，程度之深，更若變本加厲，至於有把新舊與中西吞併進去的趨勢，成爲左的就是新的，西的，右的就是舊的中的。青年人一般的态度之中，大體說來，對於左的、新的、西的信賴和對於右的、舊的、中的的忌諱要大於它們的反面。一般的態度如此，讀書時的不免分些畛域，也就如此了。

有人督青年讀書人辯護說，這一類對於讀物的取捨並不由於成見與忌諱，而是由於能力與訓練的多寡。許多青年對於文言文瞭解得不夠，讀去不通暢，因而就不感興趣；對於西文也是如此；至於左右之間，因爲名詞、習語、命意、遣辭的不同，彼此也就發生了扞格，起初的『看不懂』終於成爲後來的『慣不看』，倒不是故意拒絕不讀。這是對的，我不否認這其間有一個能力與訓練的問題存在。不過我們如果作進一步的推敲，便可以發見此種能力之所以差，訓練之所以少，還是由於成見與忌諱的心理在後面作祟，青年自己有此種心理，而五四以來出身做教師的人也未嘗無此心理。一個人存心厭惡一種事物，第一自然不趨向於此種事物的學習，第二學習了也決不會有長足的進步，原是我們的常識，初不待精神分析派的上場。

總之，由於上文所論對於『二間』的成見與忌諱，我們的讀書是不自由的。此種內發的不自由，其範圍之廣，影響之深，與解脫之不易，要遠在政令法律所能給我們的不自由之上。一樣爭取閱讀的自由，向環境爭取總還容易，而向自我爭取則大難，因爲，上文已經一度說過，這在閱讀的人自己大都並不覺察，而並不懂得有音樂取捨的必要。這種不自由的局面，雖繁衍比較清潔的情趣是一部分負責任藏之的人。國內公私圖書館也不少，多則百萬冊，少亦數萬冊，但除了十分之一，以至於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序數、古語、詩文、古報紙的，私借閱不勝其煩，而外，看來其餘只好供太平時的綴綴裝璜，離亂時的咸陽一炬而已。我們看果子可以知道樹，看書庫的伶落便可以知道讀書的不自由了。

觀察特約譯者輯譯

去，就是他們這個運動能成功的實際原因。他們的方法和亞洲其他國家的共黨是不同的，因爲他們並不是發利用少數革命者去佔領已有組織的主要地位以爭取權力，而是從落後區域中去說動衆衆，利用他們自己的能力去提高他們的生活程度。中共領袖毛澤東和他的夥伴們曾用嚴厲，甚至殘酷的手段去實行他們所謂經濟公平，但是到了現在他們却既不主張階級戰爭，又不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了。他們對於任何願意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給予地位；他們並不設法強制民意接受嚴格的限制；他們吸引小型商業、工業合作、和個人企業。他們採取這個辦法，因爲他們想說

服人民，他們並不像過去傳統的專制皇權。

在重建中國政治經濟基礎中，中共最明顯的弱點就在他們的看法是太限於農業的，在農民中做工作，這看法有它的力量。但是在經濟、工業、金融和行政各方面，中國如果要避免混亂和痛苦，必須加以改造，農業觀點並不能答覆這種需要。中共的壯大並不因為他自身的功績而是因為對方的錯誤。現在政府的弱點是出於它不能獲得知識分子、商人、和中農的同情，這些人在性質是和共產主義不相合的。現在除了大地主和財閥能使用腐化的手段謀利者之外，各階層對於南京政權能否維持都已失去了信心。蔣總統和他的顧問完全依靠美援的政策更失去民心。

現在的局勢也可以在中國歷史上找到前例。有些觀察者認為中共佔領東北將又見一個自北向南征服的形勢，在中國歷史已有好幾次。當前南京的危急劃出一個歷史的段落，過去四十年來自南向北發展形勢告一結束。如果中共決定在算定華北和華中後向南進攻，南京政府即使有充分美援也難於堅守長江的。以現在看來，中國如果要統一，似乎將從東北出發了。這在歷史上是曾經發生過的。如果歷史可以作為鏡子的話，從北部向南部發展，時間可能相

當長，但如果統一成功了，東亞的平衡也將完全改觀了。

中國的展望

China Outlook 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Nov. 13, 1948

每個人想知道的是中國和中國人的前途將是怎樣的。

這裏祇有四個可能性：中共得勝；國共分裂中國成兩個對壘的國家——南北朝；聯合政府；國民黨得勝。現在看來，分裂似乎是可能的結果。這在中國並不是新的，長江是一條自然的界線。華北的人和華南的人不同，有如意大利人和蘇格蘭人。分裂不過是承認這個事實。不久兩地之間會發生商業，這是雙方都需要的。但是，由我個人看來，雙方現在還不會願意接受這解決辦法的。另一方面，國共的聯合政府已沒有可能。共方的首領決不願和宋氏家屬坐在一張桌子上的。若干小黨，實際影響也很小，可能準備參加共方的政府，但是這個政府將由中共控制，所以美國不會承認的。

美國的態度是重要的，事實上是具有決定作用的因素

長指甲裏藏著什麼？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一直到目前為止，人類學家大都認為：人是由動物演化而來的；而且，人類的祖先，和高等動物猿猴類的祖先，在某一演化階段，大約是同一種動物。（從前，爲猿猴是人類的祖先，現在由於地底下掘出的許多證據，人類學家認爲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現在的看法，認爲猿猴和人類大約只是從表面的關係。）所以現代的人，和猿猴之間，尤其是無尾猿（anthropoids）中的黑猩猩（chimpanzee）和大猩猩（gorilla）之間，不獨體格結構、感覺、血液幾乎完全一樣；就是心理作用，也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對於人類和動物心理作過比較研究的人，發現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心理作用，和三、四歲小孩的心理作用，完全一樣。）

既然人類和猿猴是由同一種動物演化而來；而兩者的結構與功能，又大體上極其相像，那麼，爲什麼人類能向前邁進如此一大步，超過其他各種動物，創造文化，統治

世界呢？大體上說，這是因爲人有四個特點：一是直立的姿勢；二是人能用手，或者更嚴格的說，是因爲人有一個對峙性的大姆指；三是人的腦，尤其是頭腦，特別發達，超過了其他各種動物的腦；四是人有有音節的語言。（articulate language）這四個特點，又可以彼此間相互關聯的程度，分爲兩組：直立的姿勢與手屬於一组；特別發達的腦與有音節的語言屬於另一組。每一組中的兩個特點的關係是最密切的。比如說，人要有直立的姿勢，才能靈活的運用他的手；要有有音節的語言，才可能發揚腦的潛在的功能。前兩者的相關性是很明顯的事，用不着詳細的加以解釋。後兩者的相關性，則可以用未開化人（feral man）作例來說明。所謂未開化人，大約有兩種：一種是從小便離羣獨處的。這兩者的相關性，他們沒有學會說話，因此不能像普通人一樣的思想，也沒有普通人的各種感情，甚至於腦的發展，也不及一般人的大。由此可見有音節的語言之運用與腦的發展的關係是如何的密切。事實上，平常我們說「用腦」

或「用思想」的時候，也就是我們用無聲的語言在說話的時候。沒有語言，腦的活動或思想的活動是不可思議的。從演化的歷程來看，也許人類是太早會用手，有了手，他才可以造成各種工具，克服自然，戰勝野獸，慢慢變成世界的主人。不過，僅僅有手還是不夠的，因爲製造工具，尤其是比較複雜的工具，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人生來就會的。假如沒有語言傳遞那些工具製造相關的知識，則人類不能，至少是不易，利用前人或者同時代其他人類便慢慢有了語言。有了語言以後，知識的傳遞與積累才成為可能，人類才能利用前人或者同時代其他人製造工具的經驗，在征服自然與野獸的途徑上，不必再從頭走起，可以站在別人的成績上，一步一步的向前邁進；換句話說，就是可以製造更多更巧更複雜的工具。這是人類演化史上，手與腦第一次最有意義的合作。到了語言演化成爲文

之一。美國已耗費不少的金元，已完全浪費了。但是遲來許多器械，大部分在中國各部生鏽，一部分却落入了中共的手裏。美國似乎在扶植日本，作爲它在遠東反蘇的基地，但是同時他們也強調：沒有中國，日本的基地絕難維持。他們已下令天津的海軍在必要時撤退，而同時又說他們絕不使商埠落入中共手裏。

人類以後，因為知識傳遞與保存的方法愈來愈便利而有效，人
類利用前人或者同時代其他人製造工具的經驗，愈來愈
容易，所以這種手腦合作的趨勢，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上面所說，也許給讀者一種印象，以為所謂手腦合作
，不過是一方面的；僅是腦的運用增進了手的運用的程度
。其實反過來說，也是一樣。因為有了更多更巧更複雜的
工具以後，人類一面需要更巧更複雜的語言文字以傳遞關
於這些新工具的知識，一面也使語言文字的變爲更巧更複
雜成爲可能。比如說，要成千的零件才配成一架飛機，飛
機工程師要想像一架飛機，一定得有這成千的零件作基礎
。所以說，手的運用也一樣可以增加腦的運用的程度。
就由於這種手腦相互爲用的緣故，人類才逐步的（雖
然是很慢的）創造出了輝煌燦爛的文化，戰勝了其他所有
的動物，變成了世界的主人。

手腦的偏廢

人類雖然由於手腦的合作，戰勝了自然，征服了其他各種動物，變成了世界的主人，但是，這種合作的過程往往不是自然的，是下意識的，包含着很多機遇的成分。因為這個原故，它的進步並不是加速度式的，有前進、有停滯、甚至也偶有倒退的時候。換句話說，人類手腦合作的程度，因時因地而不同。合作愈緊密時，人類主宰世界的進程愈快，隨着合作程度的降低，其進展的速度也減慢，到了時候，各自為政時，便是人類在克服自然的道上開始停滯的時候。

基本知識與閒暇去研究滑輪、槓桿、斧頭、鋸子等的原理或特性，以推廣並加大其用途；他們也許一生以捕魚為業，但沒有基本知識與閒暇去研究魚的習性與品種等等，加人類對於魚的繁育與行為的控制。種棉、澆水、推磨、捕魚、和運用斧頭、鋸子的人如此，其他從事於體力勞動的人，也是一樣。就是他們由於長久工作經驗中得到的關於棉花、滑輪、槓桿、斧頭、鋸子、和魚等的知識，也能把它有條理有系統的紀錄下來，給其他地域或者後來的人利用。老農大對於天候的知識，老獵人對於鳥獸的知識，往往和他們的生命同時完結，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以多用手的人，往往沒有很多用腦的機會。原始人民有科學的知識而沒有現代的科學，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緣因。反過來說，讀書的人，是有基本知識和閒暇研究棉花、滑輪、槓桿、斧頭、鋸子、和魚等一類事物的，但是，只要是讀書人的社會，尤其是工業不發達的有讀書人的社會，讀書人在社會上往往有很高的地位，（為什麼讀書人在社會上往往有很高的地位，我們此地因為篇幅的關係，不擬加以討論。）看不起那些體力勞動的人，也就是看不起那些以手去直接和棉花、滑輪、槓桿、斧頭、鋸子、和魚等接觸的人。他們不願意親自動手在地層中去敲化石來研究它所包含的意義；不願意用刀去剖開小鳥看它的體格結構；不願意用鉗鉗挖土去尋蚯蚓看它在土裏究竟是怎樣生活；不願意親自動手去燒開水以製茶或蒸米的力量，因為這樣便難以勝於自然；不了解自然的因果法則，所以他們在人類克服自然的過程之中，便沒有什麼貢獻。這些傾向用機械的、而不願意用手的現象，小而言之，葬送了人類發展外科學的機會；大而言之，葬送了自然所給人類征服野獸與控制她自己的兩大工具——手與腳——之一，其所造成的損失，是不可計量的。

作愈無間，人類愈成爲世界的主人。但是，在世界上各個文化之中，除了極少數極少數的例外，只要是知識勞動和體力勞動有分化的現象，手腦的合作往往便成爲不可能，至少是極不容易。這又是什麼緣故呢？從體力勞動者的立場來說，有些像孟子所說的「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做不到；從知識勞動者的立場來說，有些像孟子所說的「爲長者折枝」，是不願意做。這兩種說法，是細心的讀者在日常生活之中可以證驗的。比如說，在工廠裏工作的工人，在田間工作的農人，在辦公室和家庭工作的僕人，他們一天到晚爲生活忙碌，還有餘暇從事思想活動嗎？何況，思想活動還要有長期語言文字的訓練作基礎呢？可惜的是，這些沒有閒暇從事於思想活動的人，正是那些用各種工具和自然奮鬥的人。他們也許一生種棉花，但沒有基本知識和閒暇去研究棉花的習性、品種，及其與天候、土壤等的關係，以改良棉種，增加棉花生產；他們也許一生用滑輪澆

長指甲裏藏著什麼

西漢以來，晉人在中國社會上的地位愈來愈高，他們慢慢養成一種看不起體力勞動者的習慣，形成一種特殊的階層，和那些直接用手去勞作工具以征服野獸與自然的

象山、王守仁等人手裏，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用爲宋儒明儒所孜孜不息以追求的，是他們所謂的「道」或「天理」，而他們，尤其是陸、王等人，「明道」或「明天理」的方法，大體上離不開「誠」「敬」二字，而要做到「誠」「敬」二字，他們認爲最好的方法是「靜坐」與「反省」。所以一直到今天，我們如只讀宋、明道學家和心學家的著作，配以他們爲學做人的方法，還可以在我們的思想之中，活活的畫出一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學究式的人物來，很有些像個沒有手的癱子。我們新舊書上有幾個從前讀書人的畫像，不是有不見手的呢？英國研究經濟史的學者托雷(R. H. Tawney)說：「中國的農夫在歐洲人用木器的時候，便用鐵器耕田，但到了歐洲人用銅的時候，中國農夫仍然用鐵。中國，也像她的農夫一樣，把一種經濟制度與社會組織發展到了一種很高水準，但不求改進。」(見所著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一九三七年，序言第一頁。)其實，不獨是不求改進而已，我們還有許多工具製造的知識，沉沒在歷史的海裏，不可復得。比如張衡的渾天儀和地動儀，便是很好的例子。這種長期的停滯，甚至偶然的倒退，便是由於我們從前的知識份子不知應用手的緣故。歐洲人由瓦鐵進步到用鋼，便是由於停滯以來，他們知識份子有意識的利用手的結果，這也就是我們在「知人生活的範圍」(觀察三卷十九期)一文中所說的，爲什麼吹噓的知識份子，能把知識生活「當作圓滿快樂」，來的比「自然的明白」。

我們在「知人生活的範圍」一文中也說過，「成知識分子的此種，也即是既雖生之時的歷程，既然知識份子在中國社會上的地位高，所以一個人脫離生「勞動的程度愈高，其社會的地位也越高。」這個論點，「此表示一個人民脫離生產勞動的程度愈高，則愈多愁多疑易怒、白臉、嫩手等等，便也更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從前的人，爲了要在人間提高自己的地位，往往把袖子做得長長的，指甲蓄得長長的，好像是要告人「人情」，他平日并不用着手勞動，而不如中國人的長指甲、盤發着，令人十分厭惡。最易怒、白臉的，這倒成故事，便是我們所熟識的兩大恩怨之一——手的知識份子，一遇着火燭壞了，椅子壞了等類小問題時，束手無策，或者顯出不屑於動手去修理的態度，便是明證。今後，如果我們不想在克服自然與其他各種動物，統治世界的道上前进，則已，不然的話，我們便應當從下意識裏剪掉我們的長指甲，澈底的使手腦合作。

大局外弛內張

觀察特約記者

南北戰局
鬆一緊

(觀察南京通信)

淮河流域的南北肥河間，從地域說，約略像是中國千年以前的肥水之戰，但也只能就戰場幅員一點上作此近似的類比而已。他如戰爭的性質與雙方的動員以及戰略方針戰術運用和其他等等，時間之間上的差別都是有寄壤之別，今古之差的。在宣傳的伎倆上，硬是把今日國共兩軍比做晉之謝和秦之苻堅的決鬥，確是有點文不對題之嫌，多少總像是一個被拉中國戰史循環兜圈子的笑話。好在這也所關不大，聽它去罷。近日南京中央社發佈消息，是共軍已於二日晚間由宿縣已鎮間北退，回軍北起徐州，南迄肥水東至漢溝湖運河之線對共軍作緊縮的包圍。但另一方面國軍退出徐州和周密司令官的第一綏靖區司令部已自淮陰南遷至揚州亦經官方證實。退出徐州，就集中兵力固守宿縣、

說，不失為國軍統帥部的一種英勵。這是當局接受濟南諸陽救援後成孤兒死港的教訓上的一種指揮。因為「徐東太捷」的結果是東伯槍兵團四個軍十幾萬人的勁旅生力軍只剩了三個多團，黃司令官率二三百人率出中國之後飲食日繼以殆（黃伯軒自殺的消息是由之生本軍第廿五軍（）副軍長到任京南站當駕的，原因是邱清泉雖人授兵長區終於在中心包围圈廿里處止步，李錦川專於未能達成所圖任務之所在又令自己防守徐州，聯是之故，其軍雖奉命馳援八義集不至於大敗，黃公愚經已預計將斷喪無算，黃文此軍大刺較，於率二百衛士突圍到達某地之後，便決心一死，先將二百隻槍集起來，自射兩彈，在奄一息，副軍長亂見情勢危急，復忍痛射一彈，黃遂死，或為黃易一普通士兵裝人，士兵答謂自己兵士弟兄，算是掩飾過去，事後某副軍長入京晉謁

最高統帥泣述此事，相與啜泣。）徐淮戰場，國軍主力兵團有五，勁旅則是衆所周知的黃伯韜和黃維。邱清泉李彌三個兵團，另外兩個就是孫元良（和黃維的。邱李孫黃（維），都黄埔出身，一脈相聯，但黃伯韜算是「外江」。就事說事，主力的有力兵團既然三去其二，邱兵團和其他部隊的損失不計算，則分配兵員據點，估量各項要塞點的打算而採取所謂「三防包圍圈」，實在是無可奈何的一種比較笨拙的戰法，所以說，不失爲當初的一種「英傑」。半，來，當局增調張治中朱�灝兩軍於京滬線；同時，廣西自已徵集成十個軍，四個軍已調到武漢，正待裝備中。又一關於山東方面的傳聞是，國軍在青島方面似有青年軍的新兵增援企圖壓迫濟濱路的東段。劉伯承的背後，果真有由西向東的國軍兵團，她當然會顧

，隨後路有被遮斷的危險，陳毅的側面果真有國軍自東向西的青年軍兵，打算逼近膠濟路東段，他當然要着車在固守山東全面，將濟南於盤石之安。南京中央社披露共軍自宿縣間撤退，記者的判斷是可能的。要知徐淮戰役，共軍的重慶企圖是消滅國軍的野戰軍的主力兵團，而忍痛放棄大據點後的國軍全圖也是想擊潰共軍的主力。不過由於種種主觀和客觀上的困難，有的則可以量勝算，有的則仍在捉撲捉的勝負罷了。另一重要之點，是「江蘇與一項」，正是國軍方面的重大問題，所以他是志在必得；然而就共軍方面看，他在軍略配合政策的主導方針仍如記者在一濟南之戰以後的不斷報導中所指出的是：統一東北，控制華北，連結西北進而把三北連成一個點線聯貫起來的全面。因此，江淮可進則進，不可進則退，京滬可取則取，不可取則罷。

東和太原方面無甚消息，這可以說明共軍基本的戰略方針未因沿南肥水的場面繁縝而改變，恰恰相反，這正是共軍的南北配合一鬆一緊，東西呼應，一弛一張。東北既已統一，半東北，半西北長城以外的人塹，承德，亦已入手，是萬萬不會放掉的。山海關既經進來，控制了冀東走廊，津浦重鎮之取得在可內與魯北德州相接，外與冀北相聯貫，也是萬萬不會放鬆的。石家庄保定，既經掌掙着，則太裏山河的太原之取得也是萬萬不會放棄的。記者報導的防禦工事是很堅固的，原因是當勝利後受降的有名西尾的一位上校機關方面的透露，太原不對這位西尾上校禮遇，便向閻錫山投降，閻的算盤大概已經算到抗戰後中國難免有內戰，便對這位西尾上校禮遇，軍官鑿談日本士官前後軍司學的關係，農西尾將以與這位投降的日本

戰，太原至今尚未被攻下者，此其一因。據權威的觀察家判斷，共軍在全面冬季攻勢中，可能開闢更多的小戰場的，爲牽制國軍的陸空兵力，這是一個打算。在南方戰場上，自動棄守徐州，無論怎樣說，此國軍今後作戰上這是敗筆，豫戰和戰略上的一个大缺口，沐鄭洛和上海的東半段既已全放棄，則對淮陽西安的安撫如何，那也是可以想像的事，大概這一着和大大的得，有密切的關係，最近，宣在更大努力而又有私利，多少是有的，有私利的。今天戰局的奇幻發展，從華北到徐州，縱看來，仍是在該戰局中，局部的一方角戰，上的妄弛，不能抵蓋全局的緊張，忽而北遼南緊，忽而南弛北張。

了要搶救軍事上的危機的。這顯然的也是當軸攤出來的具有特別記號的兩張牌，這兩張牌，雖不能說是最後的，但說它是在最後一張階段或是最卓要關頭近似最後的兩張牌，多少是近乎事實而且貼切的。

女便遠飛宣
傳求援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北方大局識小錄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北平通信)

示。大題目下缺少人做小文章，「賢者識其大

鐵總」一系本來有相當的實力，而李大劍的被

此矛盾，遙遙控制。北
方政局在北伐以後的動
盪不安，這又不能說不

。既是整體，旁人自不易插足，就是中央在華

反對當時的所謂中央派在北方改組派的老將有王法勤，後起之秀的有

向南京買好，才到山西，
了新中舊友，買新主之
歡顏，山西方面因此對

11

二

卷之三

卷之三

察綏整體幹部東來以後，很想與地方勢力結合

逐漸抬頭發展，他

力不足，又不得不多方

10

到平津冀來，這就是現
下北方的局面。
傳作義率領着他的

君就是一位搖擺不定者。當在北伐成功前後，汪精衛的國民黨

江蘇興人。不滿北軍事政治學校之設立，培養軍政幹部，謀脫離晉

111

變化，在生活上也沒有今天這樣的狼狽。在淪陷時期，一個政治上有些幻想的退伍兵，鑽進了粉筆匣內，舌耕討飯，以沉默來抵抗一切，倒有其悠然而逝的安逸之感。現在動盪的時局，像臨盈前的陣痛，這或許是中國人民真正獲得幸福的開始，五十歲開外的人，因此也啟發了一些回憶與希望，然而希望跳躍時，又被生活壓倒了。目前一般流行雜誌以通訊論，似乎比一般報紙充實，但是那些談軍論政的報導和專論，也多是粗枝大葉，譏焉未詳，不能給一般人一個明確的指

當的微弱，灤州起義失敗及吳祿貞在石門被刺殺，更是相當大的損失。所以辛亥時各省紛紛獨立，只有河北是例外。袁世凱收集所有北洋的勢力來與南方的革命黨抗爭。他算是北洋軍閥的開山祖。他死後，北洋的軍權分集於駐在南京的馮國璋和駐在天津的段祺瑞手中，這就是直皖兩系。直系中的是曹吳，十三年前極一時之盛。五四運動雖然發生在北平，實際獲得宰割下。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時期，北方

這個局面一直到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才出現了一個表面上強力統一的局
面。然而在一般的觀念中始終難免南北之分，使得國家在精神上總有南北兩個中心，十
九年中原大戰，不能說與此無關。

京買好，一方與日本有勾搭，於是擠走了王樹常，再登河北政壇。長城戰役以後，西北軍系的宋哲元，挾喜峯口戰役的聲譽，擁兵十萬，照商震的辦法又擠走了商震，成立冀察特殊化政權。蘆溝橋事變之前又將主席一職讓給他的部下馮治安。抗戰發生後，河北首先淪陷，八年中，河北政權始終是在西北軍手中，由馮治安而鹿鍾麟、而龐炳勋、而馬法五、而孫連仲，以迄抗戰勝利。勝利後，孫連仲又在河北呆了兩年，因沒有做為，失地折兵，於是晉系又來了，傅作義任華北剿匪總司令，楚溪春做主席，以察綏晉爲基地的傅作義，現在已經將重心移

說到北方國民黨各派系，可以說應有盡有，不過特富地方色彩，而在直、奉、晉三系實力更迭中唱着配角，更由於領導乏人，搖擺不定，除了張厲生踏着他北方黨員的腦袋在二陳陣營一露頭角外，此外沒有任何人得過勢。在民國十六年以前國共合作時期，北方革命熱力是以新中社為中心，後來新中也分裂了。另外還有一個實踐社，在當時勢力僅次於新中，筆者當時同他們兩方面的人，都混得很熟。

分裂後的新中，在國民黨這一邊最後的有力領導是張清源（現日），投於「陳陣營」，任組織部主任祕書），這位張

意思是要捉他們前來，他們事前已經聽到風聲，於是當軍警包围時，蘇蓬仙、楊亦舟、于夢一羣就越牆而逃，是中央派來整理華北省黨部，以新中社爲核心的華北黨部就因此解了。新中人士紛紛進入教育界服務，在當各中等學校中佔有相的勢力。當時新中左不黏，表面是一種獨的旗幟，而實際上是附於商震的實力。商綏遠時，就與新中系民黨員合作，到河北人，兩任河北主席幹是紹興，落戶保定一代，當時他自稱爲河人，兩任河北主席幹之，後北方已無可圖於是歸還祖籍，自稱

京派來北方整齊第戎人，到搞黨，始終在地方，談下工作，八年淪陷期，地上沒有一點痕跡。勝利三年來，一切褪色，黨團合併，爭國大，立委，於是他們更加散了。傅作義之來，把他們收容起來，他也安土重遷，思依傅不能生根。戰前雖有表CC的「誠社」與表黃埔系的「復興社」在北方活動，搞出了學聯，但是力量還是面的，隨着抗戰炮火星散了。滄陷期間派北方搞黨團工作，齊團代表復興社，黨部系就變成了朱家驛派勝利後，他們從地下鑽出來了，他們確乎是在各中瓦轉時當右立依在國兩北過後

地出。一年来而表新，一代以旧忘典者，一病也。

烽火邊沿的清華園 觀察讀者投寄

(觀察北平通信)

，好像把戰亂與驕擾隔

得遠遠地！然而，由於

一些事實出人意料，才

刺激着一部分平日優哉

遊哉的上層階級。清華

同學約莫二千三百多人

，內中不乏豪門大亨的

子弟。

而且尚在源源不斷中。

承德、保定「轉進」於

前；山海關、秦皇島

撤退」於後，於是，平

津愈益孤立起來，任何

人也看得清楚，今日已

非兩個月前的形勢可比

。雖然，一度有人甘冒

大不韙，叫出請勿在平

津設防的口號來，但終

未能吸取多數人的興趣

。本來，在這戡亂與解

放的決鬥中，文化城並

無特權可免炮火的毀滅

。因此，南歸的人，爭

先恐後，頓成風氣，外

僑也不再留戀這「可愛

的故都」了！

清華園距離北平城

不過二十餘華里，如坐

汽車，半時可達，城中

一有事故，自然極易傳

染。此時，正當嚴冬來

臨，樹木多成禿枝，小

溪亦已結凍，大地呈現

着一片肅殺的景象。表

面看來，園裏仍然寧靜

如昔，一層長長的圍牆

，好像把戰亂與驕擾隔

得遠遠地！然而，由於

一些事實出人意料，才

刺激着一部分平日優哉

遊哉的上層階級。清華

同學約莫二千三百多人

，內中不乏豪門大亨的

子弟。

而且尚在源源不斷中。

承德、保定「轉進」於

前；山海關、秦皇島

撤退」於後，於是，平

津愈益孤立起來，任何

人也看得清楚，今日已

非兩個月前的形勢可比

。雖然，一度有人甘冒

大不韙，叫出請勿在平

津設防的口號來，但終

未能吸取多數人的興趣

。本來，在這戡亂與解

放的決鬥中，文化城並

無特權可免炮火的毀滅

。因此，南歸的人，爭

先恐後，頓成風氣，外

僑也不再留戀這「可愛

的故都」了！

清華園距離北平城

不過二十餘華里，如坐

汽車，半時可達，城中

一有事故，自然極易傳

染。此時，正當嚴冬來

臨，樹木多成禿枝，小

溪亦已結凍，大地呈現

着一片肅殺的景象。表

面看來，園裏仍然寧靜

如昔，一層長長的圍牆

，好像把戰亂與驕擾隔

得遠遠地！然而，由於

一些事實出人意料，才

刺激着一部分平日優哉

遊哉的上層階級。清華

同學約莫二千三百多人

，內中不乏豪門大亨的

子弟。

而且尚在源源不斷中。

承德、保定「轉進」於

前；山海關、秦皇島

撤退」於後，於是，平

津愈益孤立起來，任何

人也看得清楚，今日已

非兩個月前的形勢可比

。雖然，一度有人甘冒

大不韙，叫出請勿在平

津設防的口號來，但終

未能吸取多數人的興趣

。本來，在這戡亂與解

放的決鬥中，文化城並

無特權可免炮火的毀滅

。因此，南歸的人，爭

先恐後，頓成風氣，外

僑也不再留戀這「可愛

的故都」了！

清華園距離北平城

不過二十餘華里，如坐

汽車，半時可達，城中

一有事故，自然極易傳

染。此時，正當嚴冬來

臨，樹木多成禿枝，小

溪亦已結凍，大地呈現

着一片肅殺的景象。表

面看來，園裏仍然寧靜

如昔，一層長長的圍牆

，好像把戰亂與驕擾隔

得遠遠地！然而，由於

一些事實出人意料，才

刺激着一部分平日優哉

遊哉的上層階級。清華

同學約莫二千三百多人

，內中不乏豪門大亨的

子弟。

而且尚在源源不斷中。

承德、保定「轉進」於

前；山海關、秦皇島

撤退」於後，於是，平

津愈益孤立起來，任何

人也看得清楚，今日已

非兩個月前的形勢可比

。雖然，一度有人甘冒

大不韙，叫出請勿在平

津設防的口號來，但終

未能吸取多數人的興趣

。本來，在這戡亂與解

放的決鬥中，文化城並

無特權可免炮火的毀滅

。因此，南歸的人，爭

先恐後，頓成風氣，外

僑也不再留戀這「可愛

的故都」了！

清華園距離北平城

不過二十餘華里，如坐

汽車，半時可達，城中

一有事故，自然極易傳

染。此時，正當嚴冬來

臨，樹木多成禿枝，小

溪亦已結凍，大地呈現

着一片肅殺的景象。表

面看來，園裏仍然寧靜

如昔，一層長長的圍牆

，好像把戰亂與驕擾隔

得遠遠地！然而，由於

一些事實出人意料，才

刺激着一部分平日優哉

遊哉的上層階級。清華

同學約莫二千三百多人

，內中不乏豪門大亨的

子弟。

而且尚在源源不斷中。

承德、保定「轉進」於

前；山海關、秦皇島

撤退」於後，於是，平

津愈益孤立起來，任何

人也看得清楚，今日已

非兩個月前的形勢可比

。雖然，一度有人甘冒

大不韙，叫出請勿在平

津設防的口號來，但終

未能吸取多數人的興趣

。本來，在這戡亂與解

放的決鬥中，文化城並

無特權可免炮火的毀滅

。因此，南歸的人，爭

先恐後，頓成風氣，外

僑也不再留戀這「可愛

的故都」了！

清華園距離北平城

不過二十餘華里，如坐

汽車，半時可達，城中

一有事故，自然極易傳

染。此時，正當嚴冬來

臨，樹木多成禿枝，小

溪亦已結凍，大地呈現

着一片肅殺的景象。表

面看來，園裏仍然寧靜

如昔，一層長長的圍牆

，好像把戰亂與驕擾隔

得遠遠地！然而，由於

一些事實出人意料，才

刺激着一部分平日優哉

遊哉的上層階級。清華

同學約莫二千三百多人

，內中不乏豪門大亨的

子弟。

而且尚在源源不斷中。

承德、保定「轉進」於

前；山海關、秦皇島

撤退」於後，於是，平

津愈益孤立起來，任何

人也看得清楚，今日已

非兩個月前的形勢可比

。雖然，一度有人甘冒

大不韙，叫出請勿在平

津設防的口號來，但終

未能吸取多數人的興趣

。本來，在這戡亂與解

放的決鬥中，文化城並

無特權可免炮火的毀滅

。因此，南歸的人，爭

先恐後，頓成風氣，外

僑也不再留戀這「可愛

的故都」了！

清華園距離北平城

不過二十餘華里，如坐

汽車，半時可達，城中

一有事故，自然極易傳

染。此時，正當嚴冬來

臨，樹木多成禿枝，小

溪亦已結凍，大地呈現

着一片肅殺的景象。表

面看來，園裏仍然寧靜

如昔，一層長長的圍牆

，好像把戰亂與驕擾隔

得遠遠地！然而，由於

一些事實出人意料，才

刺激着一部分平日優哉

遊哉的上層階級。清華

同學約莫二千三百多人

，內中不乏豪門大亨的

子弟。

而且尚在源源不斷中。

承德、保定「轉進」於

前；山海關、秦皇島

撤退」於後，於是，平

津愈益孤立起來，任何

人也看得清楚，今日已

非兩個月前的形勢可比

。雖然，一度有人甘冒

大不韙，叫出請勿在平

津設防的口號來，但終

未能吸取多數人的興趣

。本來，在這戡亂與解

放的決鬥中，文化城並

無特權可免炮火的毀滅

。因此，南歸的人，爭

先恐後，頓成風氣，外

僑也不再留戀這「可愛

的故都」了！

清華園距離北平城

不過二十餘華里，如坐

汽車，半時可達，城中

一有事故，自然極易傳

染。此時，正當嚴冬來

臨，樹木多成禿枝，小

溪亦已結凍，大地呈現

着一片肅殺的景象。表